



日前至唱片行閒晃時翻看Monster Movie台壓盤的側標，瞥見後瞪鞋時代這一名詞後便將該碟放回了架上。誠然對標籤行銷的方式沒有意見，只是有感於對於shoegaze這樣斗大的音樂元素，捫心自問我或許不是全然樂在其中的。再者，shoegaze從來就是以efftcet pedal為主幹建構的馴化噪音，噪音就是噪音，如何有後與不後的分野？

當然諸如My Bloody Valentine的loveless這樣教科書上耳提面命的經典自是反覆聆聽了數次。回憶過往的聆聽經驗我對於美國Indie-Rock對噪音的運用特別感到興趣，那票七零年代初期紐約No Wave集團的anti-rock表現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勝過英國Shoegaze movement全盛時期的許多經典樂隊。如果每論(遜化)噪音必要上溯the Velvet Underground這樣令人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的名詞，未免太過嚴肅。看看從Sonic Youth以降到了後搖滾萌芽時期諸多美籍Indie-Rocker對噪音的掌握，那樣信手拈來的神隨實在令人欣賞。噪音—可以是悅耳的—當然，就在去年年初丹麥雙人組The Raveonettes的Lust Lust Lust就是最好的例證，極簡的rhythm section，爆裂的吉他噪音，既有民謠醞底卻不失實驗精神—彷彿Glasgow獨立精神的隔代遺傳一般，保證你聽了就能即刻憶起聆聽Darklands的美好時光。無怪乎有人稱他們是蘇格蘭噪音教父the Jesus and Mary Chain的嫡傳弟子了。

流行有流行的格調，不過太甜的東西終究會吃膩的。同樣在零八年二月左右來自美國Middletown的Have A Nice Life(以下簡稱HANL)發行了他們的雙碟處女作Deathconsciousness也許對噪音的實驗性與入耳程度的調和做了一個良好示範。

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說這是我2008年聽到最好的一張專輯，即便我聽的音樂很少，尤其是瞪鞋的時間特短。畢竟我是一個愛好旋律性大於一切的聆聽者，吉它聲線不對味，那麼大開大闔的效果器更顯多餘。Deathconsciousness是一張施以重度Lo-Fi霧化處理的半song-based專輯，同時兼有對Gothic/Ambient/Industrial/Drone，還有最吃重的Shoegaze聲響元素的掌握。HANL將他們調劑的恰到好處，只要你能忍受那低傳真的聲響質感，你就更能體會Deathconsciousness在錄音上的巧思。那好似來自後龐克時代Joy Division的疏離鼓聲，配上粗獷豪邁的bassline令人聽的舒暢，嵌上白色噪音與對Dark-ambient的持續掌握後將其氛圍共冶一爐。

不像一些標榜實驗的後搖滾團玩ambient玩的過頭令人失去耐性，或是譜寫歪七扭八吉他聲線的shoegazer適得其反，HANL收放自如的運用了任何你可以從

Deathconsciousness聽到的音樂元素，專輯分為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與the Future兩片：CD1相較於CD2偏向整體氛圍的操作。第一軌A Quick One Before the Eternal Worm Devours Connecticut先以幾個持續音打底再佐以木吉他撥弦，略顯輕鬆的標誌了他們對ambient體氣的掌握。Bloodhail則是我的年度十大bass-oriented歌曲，vocal此起彼落的呼喊和悠揚的吉他回授，好有一種陽剛的dream-pop神韻。Hunter一曲最重鋪陳，有人藉此批評HANL不懂作曲只懂黑暗自溺式的編曲，合計十三首的巨著竟沒有幾個搶耳的主旋律，令人難以捉摸，既不cathy且缺乏傳統意義上的hooks—反落顧此失彼的窘境。我則抱持不同看法，前面已經提到，在我看來Deathconsciousness是張半song-based專輯，同以Hunter一曲來說，維繫其曲長達九分四十五秒的動能就在於鼓點，與其說是鼓點，不如說是tone的選用。小鼓一軌的高頻的泛音上了reverb效果後調校的清亮無比，工業味甚重，大鼓悶而不出，其搶耳的程度連弦樂器都淪為配角，此類烘雲托月的操作手法，從來沒有見過。而後段那層和吉他搭配得起的清亮器樂演奏，我竟喚不出名來，也許就是內頁上所寫的民族樂器吧？

the Future其實就是一張獨立的工業化瞪鞋專輯，「等待黑金屬唱片寄來」以高壓的droning開場，接續而來的幾段犀利吉他riffs，讓人明白他們是一隊groove得起的樂團。Holy fuckin shit:40,000以木吉他跟清脆的鍵盤聲開場，鼓機的sample取樣自the Fall的Fortress，中後段大玩吉他噪音最後又以木吉他收尾，一輕一重的搭配完美到位，儼然是一派先行單曲的氣勢。

Deep, Deep和CD 1的最末曲There Is No Food一樣，都令人憶起聲勢如日中天的冰島後搖滾團Sigur Ros早期的經典手法。Title song the Future相信是這張雙專輯中最開宗明義的一首車庫搖滾，只能說那Lo-fi的鼓擊跟Bass聲線真是太過搶眼。緊來的I Don't Love和Earthmover有巨大的音牆，尤其末曲以quiet-loud式的高反差橋段做結，可聽得出其後搖滾的根。想想前述的Sigur Ros不也公開表達過對自賞樂派的欽慕嗎？馴化噪音之系出同源可見一斑。

你可以找到很多標籤替HANL做索引，shoegaze也好drone也罷，MBV/JD/Jesu/A Place To Bury Strangers.....但試著感受專輯呈現的抽象低靡氛圍，從譜曲，tone的選用，vocal的表現，還有最重要的錄音及後製，在我看來都是緊實而睿智的。有人批評這張專輯冗長，我認為收歌標準見仁見智，起碼在概念專輯的標準下，「死亡意識」建立起的一致性是很高的，其封面更選用了新古典主義派畫家Jacques-Louis David的名畫—The Death of Marat(馬拉之死)呢！HANL不玩一個他們不甚熟析的音樂元素(當然他們曾經，但是交出的作品是成熟的)，有人說他們是Nu-gazer，這個世代誰不是Nu-gazer？瞪鞋與噪音的革命新解？十年後可能會有答案。至少我堅信他們獨一無二，這是我聽到的Have A Nice Life(或許團名是他們唯一的敗筆)。

